

语言学名家译丛

1910-1911 索绪尔第二度讲授

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 言 学 名 家 译 丛

姚小平 主编

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

普通语言学教程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著

小松 · 英辅 编辑

张绍杰 翻译

Masterpieces in Linguistics

1910-1911 The Thir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 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德·索绪尔著;张绍杰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
(语言学名家译丛)
书名原文: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I. 普... II. ①德...②张... III. 语言学—教材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363 号

语言学名家译丛
索绪尔第三度
普通语言学教程

德·索绪尔原著
张绍杰 译注
责任编辑:黄 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6.75 字数:170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5355—3543—7/G·3538

定价:13.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 20 世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8、19 世纪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洪堡特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认识和研究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可骄的成绩，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例如 17 世纪中叶法国人阿尔诺和朗斯洛合撰的《普遍唯理语法》，19 世纪末叶德国人保罗的《语言史原理》，20 世纪丹麦人叶斯泊森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美国人沃尔夫的文集《论语言、思维与现实》等等，都是当译而未译之作。即如洪堡特，如萨丕尔，如布龙菲尔德，虽都已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各时期的重要论文也还需要译解。

本《译丛》系为填补西方语言学名家作品汉译的空白而设。选录宗旨大抵有四：

以文集为主，兼纳单本著作；

以尚无汉译的作品为主，兼顾名家的重新



阐释；

以已有定论的经典著作为主，兼采当代有影响的作品；

以体现人文哲理为主，兼容分析技艺。

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行将到来。而新时代的认识和创为，将取决于对旧时代遗产的继承和扬弃。愿有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项清理西方语言文化遗产的工作。

姚小平

1999年岁末于北外

中 译 序

19 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成就，为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创造了历史条件，然而，推动这场“哥白尼式革命”的，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07 至 1911 年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三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正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具有符号学性质的现代普通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逝世后，由他的同事和学生根据他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堂笔记加工整理后，于 1916 年编辑出版了我们所熟知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简称《教程》）。正如编辑者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教程》是“以第三度课程为基础，但利用我们手头的全部资料，包括德·索绪尔个人的札记”，进行“重新组织”、“综合”和“再创造”而成的。^①这无疑说明第三度课程最具参考价值，因而也是一度最重要的课程讲座。自《教程》出版后，读者一直渴望能读到第三度讲座的真实课堂笔记，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简称《第三度教程》）（法英对照本），由小松·英辅和罗伊·哈里斯根据孔斯坦丹（Constantin）的笔记手稿编辑整理，于 1993 年终于出版问世。

① 见 Saussure, F. de.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R.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p. xvii.



译者于 1996 年即着手准备《第三度教程》的中文翻译工作，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译稿迟至今日才得以完成。借《第三度教程》（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我想谈三个问题：同《教程》相比，《第三度教程》有没有不同之处？它包括哪些主要内容或核心思想？依据新的材料，我们应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索绪尔？为便于读者了解索绪尔，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

二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 年 11 月 26 日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科学世家。他的家族近一个半世纪人才辈出，其中有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其父既是动物学家，也是一位昆虫学家；母亲生性聪慧，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索绪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少年时期，他深受语文学家阿道夫·皮克泰特（Adolf Pictet）的影响，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在不满 15 岁时便写出第一篇《论诸语言》的论文。^① 1873 年，索绪尔进入高中，第二年在皮克泰特的引导下开始自学梵语。1875 年，他入日内瓦大学习，继承家族的传统主修化学和物理，但本人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而确信自己的潜在在语言研究方面，所以，作为理科学生的他越发对语言学课程感兴趣，并于 1876 年春天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索绪尔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信念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1876 年秋

① 在这篇论文中，索绪尔提出这样一种假设：所有语言都根源于由两三个辅音构成的系统。这种假设当然有些奇思异想，但它反映出索绪尔少年时就表现出对语言有天赋的抽象能力。参见 Culler, J. 1976. *Ferdinand de Sauss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 2.



他离开日内瓦大学，转入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文学系攻读历史语言学。

正是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年仅 21 岁的索绪尔于 1878 年发表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著名论文，成功地把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音拟构出来，对理解印欧语元音交替的复杂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1878 年 7 月，索绪尔离开莱比锡赴柏林大学，次年末他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1880 年 2 月，他通过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

1880 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定居。是年 10 月巴黎高等研究院决定委任索绪尔为哥特语和古高地德语讲师，在巴黎高等研究院工作的 10 年里，他先后讲授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等，他的讲授因知识广博、逻辑严密、思想深刻、格调清新、语言精炼而对学生产生极大的魅力。他同时积极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学术活动，其思想对法国年轻一代语言学者产生重要影响，他的学生有一批后来成为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如梅耶（A. Meillet）、格拉蒙（M. Grammont）和帕西（P. Passy）。大概就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这一时期，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框架已开始形成^①。由于索绪尔在学术界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这是法国的最高待遇和荣誉，但是索绪尔出于爱国之心，毅然放弃了这一殊荣，于 1891 年由巴黎回到日内瓦。

同年 10 月，索绪尔就任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主讲梵语和印欧语课程，后期讲授日耳曼历史语言学。1906 年

① 19 世纪 90 年代初的文献记录说明，那个时期索绪尔投入很大精力去思考后来在《教程》中体现出来的普通语言学问题。见 Aarsleff, H. 1982. *From Locke to Sauss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359-360.



秋 12 月，他继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职位。于是，他从次年 1 月开始并连续三度（1907 - 1911）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为了使 学生听懂自己的语言理论，索绪尔费尽心血，耐心教学，严格指导，后来这些学生当中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语言学家，如巴依（C. Bally）、薛施霭（A. Sechehaye）、卡尔舍夫斯基（S. Karcevskij）等。1909 年，索绪尔被评选为丹麦科学院会员，1910 年，被授予法国研究院通讯院士。在日内瓦这个时期，尤其在 1894 年之后，索绪尔几乎保持沉默，发表的著述较少，同外界的联系以及同亲友的书信来往也日益减少。有关资料^①表明，除了专注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问题之外，索绪尔对自己学术上的要求几乎达到尽善尽美、十分苛刻的程度。更令人遗憾的是，索绪尔第三度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计划尚未全部完成，病魔就使他卧床不起了。

1913 年 2 月 22 日，索绪尔在日内瓦病逝。索绪尔一生著述虽然不多，但由他的学生巴依和薛施霭在他逝世后根据他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的《教程》却是一部不朽的语言学著作，从而奠定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三

在《教程》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有些学者对《教程》本身的“忠实性”和内部的“一致性”提出质疑，索绪尔思想未得到广泛传播和承认，只是到了 50 年代后，由于《教程》版本学研究取得了进展，才使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被重新发现。在我国，虽然索绪尔思想研究起步较早，但《教程》中文版迟至 1980 年才出版发行，有关索绪尔研

① 从库勒（Culler）的 *Ferdinand de Saussure* 一书中，读者可以部分地了解到索绪尔当时保持沉默的原因。



究的资料目前仍相当匮乏，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度教程》中译本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无疑又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那么，两个教程的思想内容是否一致，有何不同？这可能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同《教程》相比较，《第三度教程》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不同。

首先，《第三度教程》完全是依据索绪尔第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听课笔记编辑而成的，只是在某些文字上做了部分修改和加工处理，讲课的时间顺序一目了然，给人以很强的真实感。带着这样的一种真实感再重读《教程》，读者会发现，尽管两个教程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要找到一个问题的两种完全相同的表述是相当困难的。正是在那些具体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有意义的细微差别。这一方面说明，索绪尔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每一次讲课都要精心地准备和认真地修改讲稿，另一方面说明，它的思想体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建构的过程，到开设第三度课程时已趋于成熟。这方面读者可细心体味。

其次，在内容的编排上，《第三度教程》基本上保留了索绪尔当年讲课内容的原貌，只有一点与《教程》编排的意图相同，这就是同样略去了关于历史语言学的部分，这一点编译者在序言中作了交待。熟悉《教程》的读者知道，《教程》是按照绪论、音位学、符号的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的内容顺序编排的，而实际上第三度讲座时，索绪尔在绪篇后接着讲授的是地理语言学，意在通过阐述语言和地理的关系说明时空对于产生语言差异所起的作用，进而引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教程》把有关地理语言学的内容专设一章并编排在后，这样安排有悖于索绪尔的意图。



在内容的讲授上,《第三度教程》侧重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索绪尔对这些问题讲授得清晰、完整、富有哲理,充分体现出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读者会领悟到,索绪尔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透析语言的本质和阐释语言研究方法的。他提出了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组合和联想、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关系和价值、形式和意义等,可以说,索绪尔对语言学原则和方法的阐述,体现了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典型应用。这方面《第三度教程》更突出地反映出来,因此,过去的某些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者,我们注意到两点最重要的差别。在《教程》中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概念和声音的“结合产生的是形式(form),而不是实质(substance)”。^①对这句话通常的误解是,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形式,而不是实质或质料。实际上,在索绪尔看来,概念和声音,或所指和能指,是不可分离、互为存在的,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符号。换言之,没有所指和能指两个成分的结合符号就不能存在。另一句话是,“语言学的惟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②这第二句话正是第一句话的必然结论,所以,索绪尔通常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常常因只注重研究语言的形式,忽视语言的意义而受到指责和批判。但我们在《第三度教程》中未发现有这样或类似的表述。这样的差别决非偶然。如果说索绪尔的第三度《普通语言学教程》更趋于成熟的话,我们更倾向于接受《第三度教程》的内容,原《教程》中的这两句话也许是编辑者大胆的“创造”。事实上,如果

① 见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文版),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第158页。

② 同上,第323页。



从《第三度教程》的思想内容上进行逻辑推论的话，我们也决不会得出与这两句话相同的结论。

两个教程体现出来的细微差别是多方面的，包含在语言和言语、任意性和线性、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价值和意义等这些核心思想的论述之中。了解这些方面的差别，有利于读者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观。^①

四

《第三度教程》主要体现了下面几个核心思想。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语言学研究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必须有它确定的研究对象，因此必须首先从人类语言活动的总体行为中区分出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活动就是索绪尔所称的言语行为（langage）^②，它包括人类全部的语言表现形式，但这种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依赖于个人的言语机能，二是依赖于社会群体赋予个人的一套符号系统，即我们所称的语言。因此，人类的言语行为包含着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是一种社会产品，它是被动的，它位居群体之中，它是社会代码，用于组织言语并构成使用言语机能所必需的工具；言语是主动的和个人的（77）^③。

索绪尔还认为，语言既存在差异性，也具有普遍性。他指出：

① 详见张绍杰、王克非，1997，《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外语教学语研究》第3期。

② 这里对 langage 的译法做一点修正：我们曾把这个术语译为“泛言语活动”，现译为“言语行为”，因为这样译既可使“言语行为”、“语言”和“言语”属于同一范畴，也使“言语行为”这个术语具有总属概念的涵义。

③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引文在书中的页码，下同。



全人类的语言表现为无限种个别语言：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但不同社会不具有相同的语言。这种差异源出哪里？它时而表现为相对的差异性，时而表现为绝对的差异性，但我们最终在这种产品中找到了可以被认为是储存在我们每个人大脑中的具体对象。然而，这种产品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同而变化，我们被赋予的不仅是语言，也是各个不同的语言。语言学家首先应研究各个不同的语言而别无其他选择，他必须首先研究尽可能多的语言，尽可能开阔视野，这正是我们将采取的方法。语言学家会依据对这些个别语言的观察和研究抽象出普遍特征，保留他认为是基本的和普遍的东西，抛弃特殊的和偶然的東西，他因此终将发现一套抽象概念，那将是“语言”（11）。

不难看出，索绪尔所说的对象语言，一是指带有社会属性的个别语言，二是从各个不同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语言。在阐述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时，索绪尔这样说：“我们可以说，言语总是通过个别语言来表现自身的，没有言语，语言就不存在。反之，语言则完全独立于个人，它不可能是个人的创造，其本质上是社会的，并以集体为前提。”（9）这说明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对象不能分离存在；语言是超个人的，并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言语则是个人的说话行为，没有语言人们彼此就无法交谈和相互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语言和言语二者本质上存在着差别，所以，索绪尔主张科学的语言研究应把语言作为对象。有人认为，索绪尔坚持区分语言和言语完全是为了理论上的



建构，并非要把两者割裂开来，^①这样的看法不无道理。

语言这个可确定的研究对象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所构成的符号系统，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不是一个囫圇的整体，而是一个由听觉形象和概念，或能指和所指两个成分组成并构成一定内部关系的二元实体。索绪尔这样来阐述符号的性质：

语言符号建立在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之间通过心智所形成的联想的基础之上，但这两种事物都是心理的，并且在主体中：某一听觉形象与某一概念是联系着的，听觉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记（81）。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听觉形象和概念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完全任意的联系，也就是说，某一声音序列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论证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特征，索绪尔把这一特性叫做第一原则或基本真理（83），并认为语言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任意性的基础之上（95）。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揭示了语言的符号性，进而体现了语言的交际性。可以设想，假如语言不是任意性的，人类将如何进行交际呢？至多也只能像动物一样局限于直接情景下的交际。

索绪尔还区分了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个概念，前者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完全不可论证的，后者则指它们之间是相对可论证的。索绪尔指出相对任意性涉及两种关系，一方面涉及符号的内部关系，即概念和听觉形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涉及符号的外部关系，即要素 A 和要素 B 之间的联系。索绪尔似乎要说，在词汇的层面上，语言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在语法的

^① 见 Thibault, P. J. 1997. *Re-reading Saussure: 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 London: Routledge, pp. 113-130.



层面上则是相对任意的了。但从索绪尔的思想体系来分析，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两个概念暗含着这样的道理：一个人似乎可任意使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思想，但由于受到那种语言系统的限制，他绝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正如索绪尔所说，系统可以看做是“对与概念相联系的任意性的限制”（95）。

根据索绪尔的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是一个关系网络，它是由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系统。组合关系就是符号按线性排列所构成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体现出符号的线性特征；联想关系是一个要素通过心理的联想同其他要素建立起来的关系，它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索绪尔在论述了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后补充说：系统中要素之间的联系，无论是通过组合的相互联系，还是通过联想的相互联系，都可以看做是对任意性的限制（156）。这一思想值得深思：它不仅强调了语言的作用，也从“语言决定论”的角度提出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索绪尔阐述了语言符号的另一个特性：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为什么语言符号既是不变的也是可变的？索绪尔认为，这一特性可联系非理性的任意性原则和时间的连续性原则给予解释。从语言的内部看，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而能指对所指的选择是自由的。看起来符号是容易改变的，但正是因为语言符号以任意性为基础，大众才没有讨论改变符号的基础。从语言的外部看，也就是从符号和使用它的人类社会的关系看，符号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制约的，一种符号不能随随便便被另一种符号所代替。这是时间的连续性原则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时间因素既使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的一面（体现在语言的历史继承性），也使语言符号具有可变性的一面（体现在语言的历时变化性）。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包含着自由和非自由之间的矛盾，不考虑时间因素，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因此是自由的，而



考虑时间因素，语言符号既是非自由的，具有不变性，也是变化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可变性（107）。索绪尔是从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语言性质的，他认为语言符号系统属于社会惯例，是社会中的符号事实，但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社会符号，其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说是任意性的。

讨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是认识语言学二重性的出发点。索绪尔认为，由于时间因素的作用，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事实，即历时事实和共时事实。历时事实表现为符号的历时变化，不涉及系统，是跨越时间所产生的事实，而共时事实是共存于系统中的事实。由于这两种事实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区分静态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索绪尔指出，静态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知的〈要素间〉共存的逻辑和心理关系，而演化语言学研究连续要素间的关系（132）。索绪尔把普通语言学里的问题归属于静态语言学，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静态语言学的独到之处是研究关系和价值”（138）。这里，我不得不顺便提及，索绪尔这句名言最能代表他的普通语言学思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只注意到索绪尔强调研究符号关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同时强调研究符号价值的一面。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索绪尔在《第三度教程》中专辟一章阐述系统、价值和意义的关系。透过字里行间，我们领悟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实际上是关于人类如何使用符号系统作为资源创造意义的社会符号学理论。^①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以上的介绍只涉及到几个最基本的核心概念。

^① 见 Thibault, 1997.



五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通过《教程》传播于世，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它不仅对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样，他的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索绪尔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仍异常活跃，在我国仍引起广泛兴趣，而且近年来不断深入。

有位青年学者讲，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借用美国的描写主义方法几十年，可至今也没有搞清汉语的符号系统，实际上哪一种借用的理论都证明是行不通的，看来还得求助于索绪尔的理论。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感慨我不想妄加评论，但这里提出了如何认识和评价索绪尔的问题。我曾以《索绪尔研究在中国》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我国索绪尔研究的状况和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了重新认识和评价索绪尔的问题。^①

索绪尔研究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早，30 年代就已开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索绪尔的评价否定大于肯定。^②近年来虽然排除了一些“左”的思想干扰，但研究的水平还不高，在许多理论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很大分歧，如为什么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为什么语言符号根本上是任意性的？这些问题只有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来理解，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是社会符号的元理论，^③它不是一种具体的结构主义理论，既不同于布龙菲尔德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也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 年第 3 期。

② 威雨村先生在他撰写的《索绪尔的重新被发现》一文中持有相同的看法，这篇文章刊载于《语文研究群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③ 见 Thibault, 1997.